

成忘臉書粉絲專頁 網誌 (湯皇珍文)

## 智者與成忘

[湯皇珍尤里西斯機器](#) · [2019年5月29日 星期三](#) · 7 次閱讀

成忘始於智者在此垂釣或者臭河戀人？或者始於我在黑暗中發現靜靜等待的母親，或者更早？一再滅去的炭球就是沒有辦法燃起今晚要用的洗澡熱水，花了臉的小孩在碩大而奇特的昏黃月初昇中拭淚。她該衝往誰求救？母親在醫院昏迷。

## 不要忘記敲敲門

[湯皇珍尤里西斯機器](#) · [2020年1月1日 星期三](#) · 29 次閱讀

2019 的尾巴，今年跑得像飛梭，365 天分秒追著不夠用！

這是打從 2015 年五月，尤里西斯機器出發潛航、湯皇珍幾乎消失於臺灣藝術現況的版圖後，“成忘老太太”由表面連一絲聲響與歎息不聞的深處，心行萬里終於要浮出水面。

- 1) 2019 1~3 成忘計劃構想展開 找人談啊談 要新增攝錄設備 計劃網站一直觸礁
- 2) 2019 2/18~3/4 去往仁波切座下 認了老師像乘雲霄飛車
- 3) 2019 3~5 採訪了九位老太太 影片藏著一直到冬天
- 4) 2019 6 由仁波切牽著遇上最極強殊勝的金剛薩埵 我稱祂媽媽 從未有之淚流滿面與懊悔滿心 最後化作溫柔
- 5) 2019 7 送出申請計劃經費的告急信 劇本卻一揮而就毫無滯礙
- 6) 2019 7~9 等白了頭回音不聞 還是決定無論如何先行排演 沒有退路就只能前進 第二次達蘭薩拉之行 聆 37 菩提分
- 7) 2019 9~11 計劃經費下來 十五次排演萬難中完竟 我背著成忘老太太的寓言開始在街上乘風
- 9) 2019 11~12 無數佛陀菩薩師長深恩翻我悄悄上高速公路 演出展出的一切內外所需一一打點完成 凌晨三點 仍是白日時分啊 每一根雨絲都是晶亮極純

回憶以起始，跳過去 2020 零七分我拉開身體匍匐頂禮菩薩，讓我一再歡喜迎向有情，遍嘗平等苦樂。

無盡感恩相遇新朋與老友+預告 2020 成忘老太太總算即將回到家，請來敲敲門！

一日千年。〈成忘老太太在家嗎？〉要首演了！

[湯皇珍尤里西斯機器](#) · [2020 年 2 月 24 日 星期一](#) · 1 分鐘 150 次閱讀

《成忘老太太》計劃，在一片內外翻天狂濤中來到二月的高雄。

回到家的成忘老太太，行李龐大，落地後一刻不曾稍停。原來的分秒忽地加速萬千腦容的速度，每日事項負載超量，過一星期像是做完數十星期的事！所以此刻由 2/3 算來，真是詞窮於：僅此是三星期長的時間；這便是一創作由計劃行進呈現的滾流。白熱如煉金。並無後台前台之分，並無非創作與創作之間隙。成忘老太太全心全意成為自己創作概念核心中無分無別的人物。她為了與你相遇，已經滿頭白髮。勝利者狂傲無忌地追殺著失敗者，無數明顯至極的錯誤必須目盲，我如何告訴你這樣無查無辨之決定所將導致的結局，而我們其實可以避免這樣的事。除非你想聽一聽。

聽一聽年老行來的腳步，聽一聽記憶的溫柔，聽一聽生命意義的寬容而非仇恨。面對變成不認識的“你”，我能再度演繹？打開創性與慈愛的終極之心嗎？

《成忘老太太》計劃裡的劇演呈現—成忘老太太在家嗎？要首演了！我一口氣吞下 32 單元的組合舞台、四層台面、16 件雙層道具衣、台北與高雄兩地舊識與新集之專業與業餘演員、相互來回差旅排導；劇本幸運地一揮而就，但也有諸多環節如激流礙石曲折難纏暗啞難宣，終能一一克服。記憶留下就是我這個單兵藝術家誠心為製作之幕前幕後所有人物獻上讚歎以及滿懷的種種感恩—來看戲吧！

首演：2020 02/29（六）高雄駁二藝術特區大義倉庫群 C8-8

第二場：03/07（六）高雄新浜碼頭藝術空間

第三場：03/14（六）高雄新浜碼頭藝術空間

16:30 入場 座位有限人數不可過量 請早報名

最新動態臉書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TangUlyssesMachine/>

看戲報名

<https://forms.gle/TYd2X13jwLxWecdy8>

## 怎麼這麼久不見回家？

[湯皇珍尤里西斯機器](#) · [2020年3月3日 星期二](#) · 1 分鐘 133 次閱讀

父親來訊：怎麼這麼久不見回家？顯然《成忘老太太計劃》在高雄的呈現將來到尾聲了！還有一場午茶(3/11)、兩場演出(3/7以及3/14)，成忘老太太必須啓程北返。

為了父親的尋問我一晚難眠，而已經荒疏許久的梵唱與法音用百倍的聲量在催促我。然而當我進入作品中的成忘老太太，我的所有只能是成忘老太太這個藝術計劃以及這個計劃核心中無分軒輊的身份，此外已“分身乏術”。這是我行進藝術創作時極大的執念——心神全赴的所在。猜測也是個讓藝術家瘋狂的原因，所以對我——告別格外艱難。

直到方才，得有時間整理《成忘老太太計劃》的演出呈現——“成忘老太太在家嗎？”首演（2020 /2/29）前後的照片，它們如射向草船的箭，成千上萬！為了捕捉這難以追逝、銷毀的速度勝過眨眼的分秒，無論是演出的全貌還是思考覺受的全貌，這麼艱巨困頓！我完全落入閃電的叢林飛行，就隨手扔下碰撞記憶的若干碎片...

最後高雄倒數計時——邀請來相遇成忘老太太吧！

最新動態臉書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TangUlyssesMachine/>

看戲報名

<https://forms.gle/TYd2X13jwLxWecdy8>

高雄新浜碼頭藝術空間 <https://www.facebook.com/sinpinpier>

(大勇路 64 號二樓 高捷鹽埕埔站 一號出口斜對面)

週三～週五 15:00~21:00 週六～週日 11:00~18:00

展出 2020/02/22~03/15

演出 2020/03/07 (六) 、03/14 (六) 16:30 入場

特別午茶 2020/03/11 (三) 14:00~16:00

高雄市鳳山社區大學 (光復路一段 120 巷 8 號 鳳山中山國小內)

## 不合上正視此刻的眼

[湯皇珍尤里西斯機器](#) · [2020 年 3 月 23 日 星期一](#) · 77 次閱讀

“成忘老太太” 2020 06/03~24 創作於北師美術館

當我接近和平東路的那個角落，我的思維在接近當中自然轉向了；迂迴曲折地，故意盡量放緩腳步，沒有聲音除了巨響的心跳。接近。我小時候就在隔鄰巷道，面對面雙排三層樓，小孩可以火功沖天炮煙硝，可以在傍晚隨著搬出小椅、坐著聊天的大人們等著夏日的燠熱過去。常停電，總是沒有預警。

那是個靠海的城市。卻背著海來安排整個城市門戶的走向，也就是看不見海的方向。“一個平凡無奇、卻在 4/16 上午被設定為瘟疫的開始點。” 記事者是這樣描述：但要想認識一個城市，恐怕最方便的辦法就是看一看那裡的人怎麼生活，怎麼談情說愛，又怎麼死吧。在我們這個小城裡這三種事情都用著同一種步調在進行，浮躁而又漫不經心。事實的真相是，在這裡每個人都活得不耐煩，都把他們的力量用在培養習慣上。“當然”他又說：這些習慣也不僅是我們這個城市特有的；其實我們這一代所有的人都差不多一樣。當今最常見的現象莫過於大家從早到晚工作，然後在牌桌上，在咖啡廳裡，在閒聊中把剩下的時間消磨掉，把賺的一點錢抖落一空。

這是俄蘭城（卡繆瘟疫一書裡設定位於法國在阿爾及利亞海岸一處較大的港口也是瘟疫的發生點）怎麼生活的習慣。而至於“這是個似乎沒有傳承的城鎮；換句話說，完全現代化”因此“我看沒有需要再討論這個地方的人談情說愛的方式”。這個城市比較特殊的一點，卡繆卻說明：是在死的時候略感不自在的地方。“生病的人需要一些小小照顧，他希望有東西可以依靠，而這其實也自然不過。但在俄蘭城那暴烈的氣候，那繁忙的商業，那嘈雜的四周，那突然低垂的夜幕，以及種種娛樂的基本性質都需要人有很好的健康。想想看，一個垂死的人陷在幾百重冒著熱氣的牆頭後面，而全城的人都坐在咖啡店或手持電話討論著船貨、提貨和折扣的時候會是什麼滋味！

成忘老太太由客居的高雄北返了。在她送走了龐大展件以及沈重個人行李之後，旅館似乎回到了暫時客居的真相。真的結束了嗎？幾天前“成忘老太太”還在戴著口罩出席的觀眾中叩問：她在家嗎？很奇怪，迂迴曲折地，沒有聲音除了巨響的心跳，老太太陷入一種傷感一直追到了船入港的那個兩山之間的地平線。出海還是回家呢？能讓耳鳴欲絕的巨響可以回復一點平衡。

“是啊。”在“成忘老太太在家嗎”的劇演中，演員們喊著：多麼惱，人的老，多麼腦，人的忘，多麼腦人我也會老也會忘，多麼惱，人已經在家要怎麼回家（前進一步），多麼腦人，老了一定要回家，已經回家了要怎麼回家（再前進一步）！互古難逃之命題如何在自他（老者與照顧老者、已老與未老者）身心上承載？

“在夜深人靜時分，如世界空白的當下，除了真的徹底遺忘的媽媽，我虛擬了跌入遺忘深海的我，我遇見了滿頭白髮在岸邊等我的一年老的我”。“看見我，她靜靜流下淚來。”是劇本，亦是如此真實的浩嘆傷懷！

就藝術創作的層次，藝術家湯皇珍拉開四個軸線：

- 1) 創造一個虛擬人物—成忘老太太。她說，“年老是心靈質變如煉金術的契機來了”，她邀請您來跟她相遇，也等著您寫一封信給她。
- 2) 製造相遇事件、分享記憶珍寶—所謂“相遇成忘老太太之午茶濃情”。

- 3) 展出。計劃過程的絲縷，織造概念如何釀作。
- 4) 演出。以精準跌宕的敘述語式加上寓言化的身體語式，高度總結年老階段之於生命意義轉折昇華的心續。

就老去的藝術家湯皇珍與和她的“成忘老太太”行動計劃，從今將同步而行。這個計劃它不再脫離藝術自身，而是一個伴隨藝術家湯皇珍漸老的真實行動。

什麼是“成忘”？“成忘老太太”是什麼寓言人物？什麼樣的人是“成忘老太太”？“接受忘記”就算了嗎？“習慣忘記”就算了嗎？還是能夠懂得如何應對這個終是在終點等著我們的陌生符碼？老？忘記？等著倒影的垂釣者必需解碼，提出寓言的藝術家必須解碼。

就像面對俄蘭城成千上萬死去的耗子，卡繆以兩個主要人物原型，四個次要人物原型以及一個母愛原型（李爾醫生的母親），寫出了 1947 出版的寓言小說—瘟疫。

李爾，站在第一線的醫生，也是以筆記下俄蘭成瘟疫種種之記事者。卡繆形容為：“面對格局，理所當然的奮戰者。”也是卡繆生命哲學裡的核心原型—他沒有鄙視人類的格局，他不是超人，他是一個在此格局下冷靜運用人之潛能與智慧的奮戰者。他不會合上正視此刻的眼，是卡繆心中的“薛西佛斯”。

塔霍，一個異鄉來的旅者。在瘟疫期間組織了志願醫療隊與李爾並肩對疫。為什麼來自異鄉始終義無反顧？最後我們知道塔霍因父親是檢證並雄辯他人以死的檢察官，以至他厭惡父親—“沒有人有資格判定別人的死亡”放逐天涯，然而還是難逃瘟疫死神判死之手。

柯塔，玩世不恭。染上瘟疫自殺不成，一直慶幸著大家與自己一樣的“瘟疫”處境，等到瘟疫結束時竟發瘋了。經歷了所有沈淪者絕望的心情。

藍伯，外地新聞記者甲。完全因為意外滯留，而捲入瘟疫之地。用盡一切手段，一心要逃離，回到所愛的懷抱。這是不公平的，我是不相

干的人！卻在可能逃脫的最後一刻選擇加入醫療隊，認同了這“倒霉不公”的異地處境。經歷了所有逃離者絕望的心情。

格蘭，一介小公務僱員。始終遺憾無法挽回因為自己的平庸而逝去的婚姻。一生重複又重複著一句未竟的篇章起始，卻夢想成為一個大家向他脫帽致敬的作家。在瘟疫期間是醫療隊最精確的報數人。與塔霍相反，格蘭逃出了瘟疫死神的判死之手。

潘尼洛，神父。認為瘟疫是神的處罰，對上帝所賦予的公義必須學習臣服，拒絕就醫，因“可疑症狀”而死。

在我重讀瘟疫之際，我們也嚴峻地走入小說真實的處境。我們或李爾？或塔霍？或柯塔？或藍伯？或格蘭？或潘尼洛神父…？面對詢問疫情可能對“成忘老太太”計劃呈現的影響性，相反地也看見了逆境身影逼近所引爆的奮戰燃點。在在，我堅決返回了一態度與觀念作為此行動計劃的核心。因為態度與觀念，終極關鍵地影響著我們面對自、他生命的全體。

什麼是“成忘”？那是一種生命成全先行。懂得成全老，成全忘記，成全生命衰敗的逆境價值。經由見解改組，鬆動翻轉社會既有價值對年老意識成見。經由態度改組，找到生命於每一個階段與自、他相互成全的相處之徑。

什麼是“成忘”？那是輪到了以年老為創性之契始。以自身逐漸年老的自覺為參照，對境於年老階段種種心智蛻變，視之為意識狀態可以進行改組的契機點。

“成忘老太太，湯皇珍 2019 行動計劃”直指人類心智面對異質符碼轉換演繹的可能創性。面對已經在家的媽媽一再要求回家的難題，如同面對人類共同處境下無可逃避的格局。只是年老忘記好像必然，而瘟疫卻如此激烈？

當李爾痛苦地面對戰友塔霍與瘟疫死神的決戰，卡繆說：在這種掙扎中，塔霍寬潤健壯的肩膀與胸膛並不是他最好的資本，最好的資本勿

寧是李爾注射激發藥物尖針下所流出的血液，以及血液中任何人工都無法激發、比人的靈魂更重要東西。事實上醫生能做的是讓他的潛在力量施展出來，而這種力量除非激發，往往是永遠蛰伏不動的。

“成忘老太太”是為納受記憶的失去而生，為每一剎由年老所生出的難題以創心去觀見而生，由重重衰敗哀傷中，出現對生命究竟真相的體悟與感激。如此，人人都可以是”成忘老太太”。

當我接近和平東路的那個角落，我的思維在接近當中自然轉向了；可以被俯瞰、龐大通透的二樓，隱秘的地下室，以及轉折於光亮與晦暗的夾層，霎那間都找到“成忘老太太”計劃終場呈現的“圖形”。我會一就算一個人也會本分地進入創作。將這個創作獻給與生命奮戰的父母，獻給天下長者，獻給無數“成忘老太太”！ 20220 03/21

閱讀縮址：

<https://reurl.cc/V6EzYR>

喝茶嗎？濃情一定！

[湯皇珍尤里西斯機器](#) · [2020年5月6日 星期三](#) · 1 分鐘 10 次閱讀

相遇事件 一相遇成忘老太太之午茶濃情

時間：2020/05/16（六）14:00~16:00

地點：Le Coin de Sophie 在她家（台北市貴德街 47-2 號）

報名：成忘計劃網站 <https://ulysessmachine-tang.idv.tw/symposium-2/>

真的是個午茶？

會喝有機紅茶，但請自備保溫杯具，並讓我們為您配上“追憶似水年華”小說中引發記憶之水的“瑪德連娜”糕點。

這麼好？為什麼？



因為“成忘老太太”想跟也許散落在不遠處的新舊朋友來場相遇。鏈結更多化之為後續真實共老生命的濃情。這是藝術家湯皇珍的行動計劃。已經進入第七場的相遇午茶。

午茶要做什麼？

- 1) 介紹相見
- 2) 湯皇珍分享她的一桿衣一桌物一箱記一段戲
- 3) 邀請與會者也分享一段記憶濃情（可以攜帶相關物件）
- 4) “成忘老太太在家嗎？”小演出（十分鐘）
- 5) 帶回藝術家的禮贈
- 6) 留下一封“寫給成忘老太太的信”

這樣的分享也是一種藝術呈現形式？

很新鮮吧？藝術家認為這個藝術計劃最重要部分就是心懷意念的演藝交流。進而有機會重新面對老年階段的思維模式，讓藝術的創造力成為更新生活符碼的鑰匙，而不是僅僅懸於牆上的風花雪月！

喔？

藝術家湯皇珍從去年初展開“成忘老太太”行動計劃，利用藝術獨步的亦虛亦實，誕生了一位寓言人物：成忘老太太。她不諱言陪伴失智母親，一步步血淚地走到發覺自己也老了！於無法言宣的逆境中，在在翻轉自己對記憶與遺忘、衰敗與重生、殘酷與慈悲種種成見，尋見可能幽微卻早已等在終點的極大光燦與溫柔。

透過記憶的書寫，記憶的溫度，感恩所有賦予相遇的人事物，新造一場濃情記憶！

“成忘老太太”說：

邀約您來相遇於彼此的一桿衣一桌物一箱記一段戲  
相遇時光荏苒間封存的最濃情記憶之溫度  
如果您已經儲存了時光至 65 歲以上

如果您的親人已經儲存了時光至 65 歲以上  
感覺人生這樣迢遞千里地走到有一點快要“忘記”的時刻  
那麼來吧  
趁著兒孫還沒回家 沒有晚餐要忙  
趁著還有一點閒又不太閒  
請來相遇我們另一段生命階段的展開  
如“成年禮”一樣深長

請給自己一個邀請長輩的機會：

歡迎 65 歲以上長者以及長者親人參加。請樂於分享、尋求、提問、  
思考以及開心…

- \* 疫情期間完全依照政府相關防疫規範尊重他人也保護自己  
(參加者不要忘記攜帶口罩)

閱讀縮址：

<https://reurl.cc/nzvKz6>

## 道之上，徑之外—記憶容顏

[湯皇珍尤里西斯機器](#) · [2020 年 5 月 28 日 星期四](#) · 208 次閱讀

【成忘老太太，湯皇珍 2019 行動計畫】，終場 2020 臺北六月，北師美術館。

藝術家湯皇珍說：當我接近和平東路的那個角落，我的思維在接近當中自然轉向了；可以被俯瞰、龐大通透的二樓，隱秘的地下室，以及轉折於光亮與晦暗的夾層；迂迴曲折地，故意盡量放緩腳步，沒有聲音除了巨響的心跳。接近。我小時候就在隔鄰巷道，面對面雙排三層樓，小孩可以火功沖天炮煙硝，可以在傍晚隨著搬出小椅、坐著聊天的大人們等著夏日的燠熱過去。常停電，總是沒有預警。霎那間都找到“成忘老太太“計劃終場呈現的“圖形”。

展出，演出，午茶事件，各有演繹，又在此融合為一。尤其，6/6 開幕午茶，藝術家不僅特邀三位不同領域的貴賓來解開“成忘”的謎題，還會遇見成忘老太太的哲學家老友：卡謬！二樓的展出，充滿線索，挑戰尤能閱讀異質符碼，特別具有“成全特質”的老、中、青朋友，留下造訪記憶的容顏，寫一封信給成忘老太太。“成忘老太太在家嗎”的演出一路受到好評，甚至跨到表演的評論平台。

很多人半信半疑，總是問：“成忘老太太”是真的老太太嗎？而“忘忘老太太”（會不會就是藝術家本人）回答：真的老太太嗎？我們都會老，所以真的有老太太。但是要說“成忘老太太”是真的“老太太”嗎？在現實中有可能，在藝術家湯皇珍的寓言中絕對是“真的“老太太。她說，那是指具有”成忘“特質的人，就可以稱為“成忘老太太”。

這樣回答，大家又會問：忘記是怎麼一回事？“成全忘記”就是讓她忘記嗎？忘記。一般人總以為是想不起發生過的事，或者認不出曾經認識的人。而其實，由忘記開始延擴衰化的狀態真是令人無法想像，不會達意，出現幻視，忘記自己忘記，最終連簡易日常生活的走路、進食種種的步驟都遺失了！

藝術家湯皇珍就是經歷了母親如此的忘記，在失望潰決的深海奮力正視生命難題，考驗己身創性，而有“成忘老太太”計畫的誕生。的確，忘記。像是一個邊界警語，告訴我們進入了一個特別的生命階段。年老。而我們輕易“視而不見”，認為沒有這回事，或者我們從未想過自己以及周圍的親人、長輩會老？而老了是什麼意思？身心進入老年面臨什麼？

藝術家開始發現孤單坐在昏暗客廳裡等著父親回家晚餐的母親忘了點燈。逐次加劇的迷路驚惶，使她出手阻止母親出門而致扭打。她說：母親一回又一回重複畫著成千上萬的圓形，卻一日復一日少言；側面的她看來平靜而迷惘，剛才發生的分秒卻立即失去容顏。如果年老就是痛哭失聲，不明白照顧我們的媽媽突然哪裡去了！如果年老就是頹然倒地，無能再喚回熟悉的媽媽！這狂濤般的逆境—由忘記為警語而邁入的老年階段，我絲毫不能諒解，沒有一丁點幽默感，想像力，甚

至在抱怨、憤怒、恐懼中差點讓我——她說：完全忘記了兒時媽媽的慈愛。到直我遇見了“成忘老太太”！

成全忘記。不是被動任其忘記！行動藝術家湯皇珍竟從忘記的反面，極具力道切入。她說：正因為媽媽的忘記，所以我要創造每一個新的記得——這些新的記得皆光明溫暖如媽媽給了我生命，也給了我擁有記憶的機會。

記憶是稍縱即逝，卻也因為如此而有了以心創造的無限可能。

看見親人的年老，使我們明白此刻與他們相處更積極的意義；如同看見自己年老了，讓我明白再再創造與生命相處值得記憶的記憶，其非凡的價值。因為可以書寫記憶的日子真的不多了。

如果您都來不及遇到成忘老太太，那麼還是可以記住這個通關密語：什麼是“成忘”？懂得成全老，成全忘記，成全生命衰敗的逆境價值。經由見解改組，鬆動翻轉社會既有價值對年老之意識成見。經由態度改組，找到生命於每一個階段與自他相互成全的相處之徑。擁有這樣特質的人，無論她是不是老太太，她（他）都是”成忘老太太“！

## 秉原來信——以藝術編織成全

[湯皇珍尤里西斯機器](#) · [2020年6月12日 星期五](#) · 117 次閱讀

很少人看得透我拿“尤里西斯”以及”薛西佛斯”作為作品寓言人物的深心；秉原尤其很敏銳地引用了卡繆 1947 所寫《瘟疫》一書中兩個關鍵人物在此時此刻。“成忘老太太”以及她的哲學家老友——卡繆相視而笑：遇到知己了！

秉原謝謝有湯皇珍這樣的藝術家，藝術家也謝謝有這樣的“讀者”。明天 2020/06/13 就是“成忘老太太在家嗎？” 台北的首演，以此來信代誌。

以藝術編織成全——我觀《成忘老太太》6.6 開幕事件

李秉原

6月6日中午，我看完湯皇珍《成忘老太太》的開幕事件演出，從美術館落地窗灑進的白千層樹影美的令人屏息，但我的情緒激動，甚至難以好好問候久時未見的藝術家便趕緊走出，原來直視生命的作品是如此的難以直視，而我則需要喧囂的車聲幫我拉回塵世才能平復心情。

《成忘老太太》的敘事主軸是藝術家湯皇珍照顧失智症母親的故事，但這不只是她自己的故事。在演出中，我看見身邊的觀眾都陷入某種記憶的沉思狀態，作品所引發的是每個人內心那不足為他人道哉的生命經驗。

在藝術家與三位表演者之間不間斷絮語中，大概可以勉強辨識出藝術家分別從醫療、哲學、及個人生命史三個層面交互思辨，再透過藝術的表現形式，構成寓言故事「成忘老太太」的結構。

藝術家說，「成忘」即「成全忘記」的意思，當看著年老罹患失智症的母親，湯皇珍試圖與「忘記」拔河，卻節節敗退，目睹母親逐步忘記一切。藝術家在空曠的美術館地板上用膠帶貼出過往「家」的格局：客廳、廚房、主臥室、以及自己的房間<sup>[1]</sup>。她在現場「家」的虛殼中一邊漫遊，一邊訴說誰是「成忘老太太」，訴說自己過程中如何去「成全」母親的「忘記」。

這過程並不容易，湯皇珍說道，她因為母親逐次加劇的迷路驚慌，使她出手阻止母親出門而致扭打。她又說，母親一回又一回重複畫著成千上萬的圓形，卻一日復一日少言。她不明白從小照顧他們的慈愛的媽媽到哪裡去了？湯皇珍說這是「狂濤般的逆境」。

失智所面對的不只是醫療照護問題，更是對人的靈魂進行本質性的質問：如果是記憶的累積形塑了主體的人格，而生命尾聲是無可挽回地遺忘逆境，那我們如何去價值(自己或他人的)生命？

藝術家在漫步中回溯著自己生命的過往，旁觀母親的老化過程，也同時思索自己變老的意義。她也求助於醫療的專業建議，演出的演員之一是長庚醫院失智症中心主任徐文俊醫師，徐醫師告訴藝術家(與觀眾)要隨時有面對失智症的心理準備，提早注意家人是否出現記憶與

判斷力變差的情況；他也說道：一個人最大的遺憾是來不及說道歉，如果你想要對誰說對不起，要把握現在還可以的機會。

醫療可以幫助我們如何應對失智，但是達到「成忘」的境界，藝術家很本能地求助於存在主義哲學。這其實不難理解，因為存在主義的態度就是先承認生命的荒謬且虛無的本質後，想辦法站穩再度擁抱生命的哲學。在展覽現場「家」的虛擬空間中，藝術家特地在她的個人房間放了一張椅子，她說：這張椅子是留給「我的好朋友卡謬」。

卡謬的哲學觀起自先承認存在本身就是荒謬的，就如薛西弗斯日復一日徒勞無功地推著石頭上山、又如小說《瘟疫》中一場瘟疫襲擊城市，誰死誰活沒有一絲道理，李爾醫生搶救染疫受盡痛苦依然過世的嬰孩，他對著潘尼洛神父怒吼：你說瘟疫來襲是因為這座城市的人犯了罪，但一個嬰孩能夠犯什麼罪？

因此唯有先承認生命本身的荒謬性，勇於面對荒謬，我們才能重新確認人生的意義。所以卡謬說，薛西弗斯無法阻止每日推石上山的命運，雖然眾神認為這是悲慘的，但我們必須想像薛西弗斯是幸福的，他每日推石上山，每天都完成了一件艱難的考驗；李爾醫生知道瘟疫的可怕，無法阻止病人死去，他的努力徒勞無功，甚至可能也害自己死去，李爾醫生完全明白這些——他大可以放棄，成為一個虛無主義者——但他依然每天繼續執業，因為這就是他的「選擇」。卡謬認為生命的價值在於直面生命本身的荒謬之後，無法依靠任何的外在因素——財富、成就、宗教——而只能靠自己來給予生命存在的意義。

我想「成忘」的關鍵，就在於面對「狂濤般的逆境」，依然選擇站穩腳步擁抱逆境的這個過程吧。因此哲學——醫療——生命史，三者一同建構起面對失智/老化的治癒過程，而串起這三方的，是藝術，是能夠穿透領域藩籬的藝術家的自由的心靈。我忽然領悟，當以藝術的創造為線，編織起藝術家的生命、編織了知識以及哲學，「成忘老太太」因此成形。從此藝術家是，所有的觀眾也都可以是「成忘老太太」。所以卡謬寫小說來談哲學，跟湯皇珍用藝術來談失智與照護是一樣的道理。藝術是穿透心靈、達到共感的利器。

湯皇珍的藝術命題始終環繞於旅行與歸程的拉扯辯證，從早期的《我去旅行》到近期的《尤里西斯機器》再到《成忘老太太》，旅行其實是湯皇珍對人生的隱喻。湯皇珍對生命的態度並非無目的性的放逐與流浪，而是旅行。就如尤里西斯一般，無論旅程有多遙遠多長久，最後的目的地永遠是回家，一個離去再歸來的迴圈，一定要回來，但也非得先出去。她近年將作品的命題放在歸途與回家上，這似乎也象徵著藝術家自己步入老年的心靈境界，壯年的旅行到老年的歸途(尤里西斯)與回家(成忘老太太)，但卻驚覺家與家人早已不是熟悉的狀態，甚至已經不在。這個心理過程其實是所有台灣忙碌的步入老年的中年族群的普遍心靈寫照。同樣地，「成忘」的境界，也許也是每個人最終需要通過並接納的人生功課。

湯皇珍的系列創作就是她人生路途的再現，當我們漫遊她的作品，實是品味她的人生。也許很多行為藝術家往往在盛年時綻放耀眼的光芒後卻無以為繼，湯皇珍則是踏著穩定的步伐一次次地訴說她的旅程，所以湯皇珍的行為作品總是以滿載的言語與文字構成，而肢體的行為卻極度收斂。她每次的「計畫」時間軸越來越長、觸及的場域也越來越多樣；自我挖掘地越深入、跟社會的交會也越來越深刻。湯皇珍的創作是出了名的難以閱讀，她選擇了最不討好的形式、排絕於市場之外、得不到應有的成就名聲。她是另一位薛西弗斯，縱使旁人不明，薛西弗斯仍孤芳自賞，甘之如飴地一天天推石上山。如同每一個照護家庭內部各自驚濤駭浪但甘苦自嘗的故事，藝術家與照護者的雙重身分，在湯皇珍身上忽然有了奇妙般的共通性。

我很感謝台灣能有湯皇珍這樣的藝術家。展覽海報中藝術家微笑背負著一捆巨大的行囊，我想像這是湯皇珍在歸途帶回來的生命歷程，就算敝帚自珍又何妨？無關聽者多寡，湯皇珍仍會繼續吟唱她的人生旅程風景，直至終點。  
(2020.6.12)

[1] 這方法讓我想起湯皇珍在 2011 年的作品《尋找城市裂縫》也是採用類似的形式，在已被鏟平的土地上繼續演著老屋彷彿還在的劇碼，招喚老屋的幽魂。

藝術家湯皇珍說：當我接近和平東路的那個角落，我的思維在接近當

中自然轉向了；可以被俯瞰、龐大通透的二樓，隱秘的地下室，以及轉折於光亮與晦暗的夾層；迂迴曲折地，故意盡量放緩腳步，沒有聲音除了巨響的心跳。接近。我小時候就在隔鄰巷道，面對面雙排三層樓，小孩可以火功沖天炮煙硝，可以在傍晚隨著搬出小椅、坐著聊天的大人們等著夏日的燠熱過去。常停電，總是沒有預警。霎那間都找到“成忘老太太“計劃終場呈現的“圖形”。

展出，演出，午茶事件，各有演繹，又在此融合為一。尤其，6/6開幕午茶，藝術家不僅特邀三位不同領域的貴賓來解開“成忘”的謎題，還會遇見成忘老太太的哲學家老友：卡謬！二樓的展出，充滿線索，挑戰尤能閱讀異質符碼，特別具有“成全特質”的老、中、青朋友，留下造訪記憶的容顏，寫一封信給成忘老太太。“成忘老太太在家嗎”的演出一路受到好評，甚至跨到表演的評論平台。

閱讀縮址：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6%B9%AF%E7%9A%87%E7%8F%8D%E5%B0%A4%E9%87%8C%E8%A5%BF%E6%96%AF%E6%A9%9F%E5%99%A8/%E9%81%93%E4%B9%8B%E4%B8%8A%E5%BE%91%E4%B9%8B%E5%A4%96%E8%A8%98%E6%86%B6%E5%AE%B9%E9%A1%8F/2667458026823558/>

## 成忘老太太飛行

[湯皇珍尤里西斯機器](#) · [2020年6月18日 星期四](#) · 92 次閱讀

寫於 2020/06/20 成忘老太太在家嗎？第五場演出前

看著瘦弱的媽媽，病苦的媽媽，要回家而不能的媽媽，我想帶著她飛回家。這是孩童時無極的想像，應該不再有痛楚，不再有負擔——飛起來！而我流下淚來。是因為人終不能“飛行”？還是我終要克服等待這樣漫長的質變與釀作，才能踐履——“正視人生”的真義？想像擺脫了身體的束縛可以潛入深海，進入穹蒼，探入幽微；沒有必須位移的面積與基點，甚至現場出席的距離與時間之承載，可以“如神”，卻也消失了“人”。



失去帶著身體之心靈所展開的人之旅程，我不會跌入滾滾紅塵，我也不會相遇於你——任何一種不可名狀的相遇，其間所要翻轉的人之思考、想像以及創造能力之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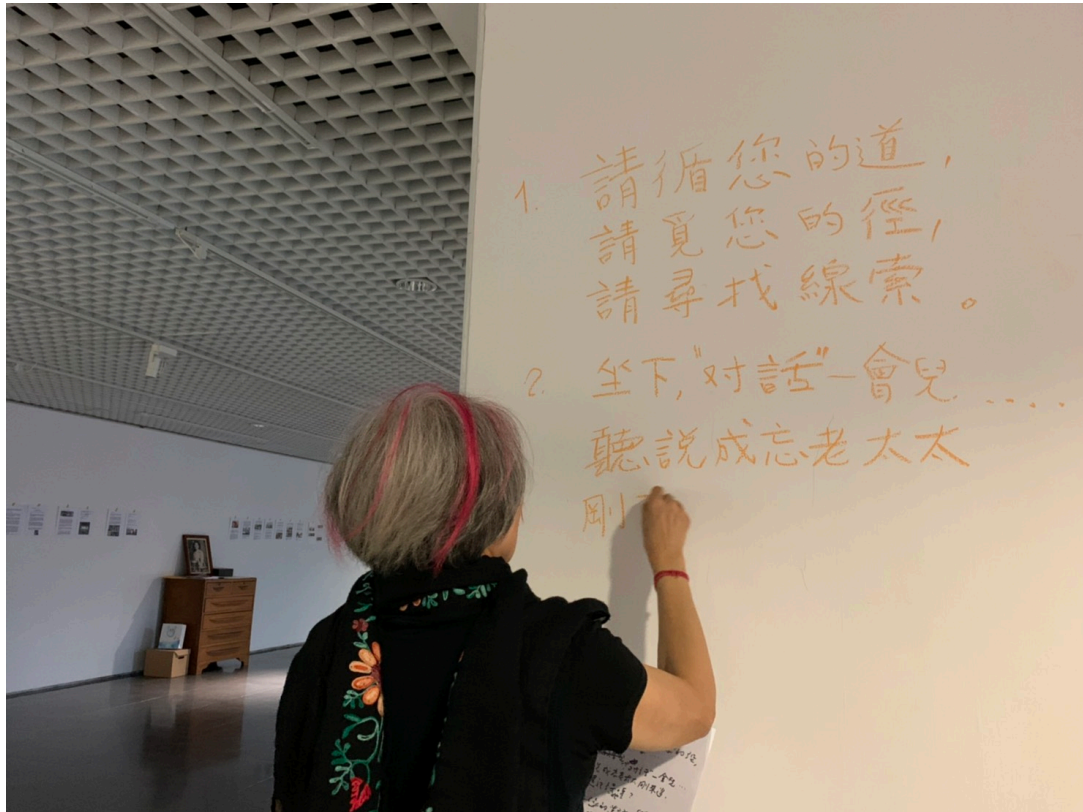
你問我，這些翻湧的記得是不是另一個故事？我想了一天這個提問。當時並不甚明白所指。的確，這些記憶（我記得），奇特地——下意識中為在戲裡“落入忘記之海”的我而儲存嗎？看起來，像是說著：我記得，而媽媽忘記了。但是否我非常強烈倒轉或同化了自己和媽媽的忘記與記得？是否我因為意識到自己老了，而格外回憶這些深海來的“記得”嗎？

由忘記開始的老，回首。著墨幾多“記憶”的身影，也疑問“記憶”是什麼？如果記憶構成人生那麼失去記憶的老年是什麼意義？如果記憶反正會消失又何必“記得相遇”？又或者忘記根本是記憶的半個臉？或根本始終無所謂“記憶的事實”？又是否只有如分秒滴答滴答逝去才是真相，在其中記憶相遇又告別相遇（忘記）。可別被“最甜美的表相”所愚弄。要真正“留下”相遇的美好（記憶的痕跡），必須無罣礙告別（忘記隨之而來）。

有人問我為什麼戲終演員不斷翻起舞台地表的白色鋪面？卻沒有人問我為什麼舞台如此近乎靜止而冷冽地展開？讓我們輕輕走，位移又位移，容許記憶喧鬧地於這從出生前往終點的旅程。媽媽！

閱讀縮址：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6%B9%AF%E7%9A%87%E7%8F%8D%E5%B0%A4%E9%87%8C%E8%A5%BF%E6%96%AF%E6%A9%9F%E5%99%A8/%E6%88%90%E5%BF%98%E8%80%81%E5%A4%AA%E5%A4%AA%E9%A3%9B%E8%A1%8C/2685941768308517/>



展演在第九場相遇成忘老太太之午茶濃情後，結束。我揮手離開，夏夜已深。

“道之上，徑之外”，這是《禪定荒野》一書“以行代寓”的起始：諸法無常意味著一切都不會永無止盡的重複。所有行為稍縱即逝，這種短暫性將我們帶入一種時間荒野的狀態。我們生活的地方是個能滋養萬物，無機進程與生物進程交織的網路。就像地下河縱橫流淌，抑或空中的蜘蛛網熠熠閃光。生命和物質相互作用，一切是那麼的冷酷、粗莽、危險而迷人。我們稱之為“路”的地方，只是個暫時具有條理的孤立之地。相較之下這是一個更大的秩序，就是“道”。  
2020/06/24，成忘老太太